#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

# 盡忠錄序

宋以忠厚立國礼義士金人猾夏之初少陽陳公與衣歐陽澈首以忠諫死其後死封彊死行陣死沙漠者不可勝紀雖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皆其所自盡者而深仁厚澤

之所數遺明効大驗要之不可
誣也顧諸臣皆死賊慷慨赴義
乃所甘心爲少陽死於姦相其
本心豈欲至是其所遭祭然耳
蓋方是時用事者偷安畏懾不
曰遷都則曰割地可定大難安社

稷者惟一李綱羣小嫉之如仇以
張魏公之賢亦嘗劾綱而佐汪黃
少陽以死爭乞用綱決策征討
力排割地之說其見惡時宰固
宜向使其言獲用綱不斥去則
宋不南社稷不墟中原不左袵

少陽死李綱斥宋之不競不待
智者而後知已於戲古之以諫死
者逢千皆世臣與國同休戚少
陽尚為諸生未沾一命徒以區
區一寸之忠不能自默至于死
不悔不尤重可傷哉或疑洛陽

少陽易其言斥以死君子少之
少陽率諸生伏闕論天下大事
力詆羣姦不得命不止忠憤所
衆激集至数萬涉脅持之嫗使
姦人指以為名卒陷大戮揆之
中道若有未安殊不知事有

緩急漢文何如主其時何時誼
不能從容納說乃於立談之頃
輙為人痛哭少陽遭時孔棘國
存亡在呼吸間抹之不得不急
君臣大倫根於天性父母之讐
不共戴天言出而死有所不避

此少陽之所以為忠也少陽姓
陳氏東名少陽其字潤之丹
陽人高宗追念其忠贈秘閣修
撰近丹陽太學孫生育得所謂
盡忠錄者質之鄉進士陳君沂
屬編次焉乃請于丹陽令申君

理刻以傳錄曰盡忠盂因宋丞
相綱之孫大有所序舊名用高
宗賜錢詔中語也育緘書京師
請于序昔唐何蕃叱六館士不從
朱泚之亂且顯名當時韓愈氏
亟稱之況少陽精忠大節若此

今讀其書猶凜〻有生氣雖與日
月爭光可也是烏得無傳傳亦
何假於序而後人仰止先進圖
其不泯事関風教不可以不書
於是乎序
正德十一年夏四月朔旦光禄大

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兼
經筵官石淙楊一清序

#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總目

第一卷
事實
宋追贈祕閣修撰陳公遺像
自贊
行狀
宋史列傳
第二卷
奏議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登聞檢院載上欽宗皇帝書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皇帝書正月三十日

伏闕上欽宗皇帝書二月五日

第三卷

詔勑書劄

少宰吳敏乞用陳東劄子靖康元年四月二十日

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劄子四月八日

官陳東太學正錄省勑四月九日

辭還恩命書四月十六日
知海州洪擬乞召用陳東劄子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來書闕十月七日
答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與陳公書七月某日
答子崧趙書七月十一日

第四卷

奏議

上高宗皇帝第一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 八月十九日

上高宗皇帝第三書 八月二十五日

第五卷

詔勑書劄

家書 建炎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李猷贖屍記 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記已序當在建炎年後其事當在于此

少宰吳敏尚書葉夢得上陳東死事

建炎三年二月日

特贈陳東承事郎御旨二月六日

賜錢詔四月日

學士滕康奏五月四日

諭宰執五月日

賜田勅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

追贈陳東朝奉郎祕閣修譔誥十一月八日

官陳東弟虔州錄事叅軍勑　闕
官陳東婿楊中和忠翊勑　闕
官陳東婿潘好謙廸功郎麗水尉勑
闕
官陳東子嗣宗知清流縣勑　闕
贈陳東朝請郎詔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
臣寮論汪黄劄子附

第六卷

挽詞

右丞許翰哀辭以下皆無年月

留相讀右丞哀辭

丞相李綱感痛詩

張待制哭少陽國士鄉先生詩

張光輝挽詞

王之埜讀陳草詩

陳主簿哭祕譔先生詩

徐春中哭祕譔先生詩

吳主簿題塔詞

趙時瓈詩
文靖公詩
劉宰贊

第七卷

題跋

劉亘孫跋帖　紹興三年
弟南跋家後　紹興十二年
曾季貍讀許右丞哀辭跋　乾道九年
周益公跋陳歐遺事　嘉泰二年

李大有盡忠錄序 嘉定元年
楊邁跋奏議
樓鑰跋
胡司法跋 嘉定三年
樓尚書跋
泰州野人跋
孟忠厚跋遺帖
劉榘跋 嘉定六年
李紘跋陳歐二公行實

劉宰跋建炎第三書 嘉定十五年

潘彙征跋遺藁

王遂跋建炎第三書

楼申之跋 紹定六年

李大同跋

羅察院跋

許元寔跋

劉希仁跋遺藁 端平元年

吳晋守跋

衛倅跋

桂修譔跋　嘉熙元年

徐制幹跋

陳宗跋遺藁　嘉熙二年

章運使跋

伍制幹跋

滕嘉跋　嘉熙四年

王提刑跋遺書　淳祐三年

孫應鳳跋　淳祐八年

汪濟之跋
印應雷跋第三書
許寵炎跋 寶祐六年
朱運使跋
江萬里跋逸傳
李提舉跋遺草 開慶元年
趙時寶跋
國朝史官胡儼跋祕譔誥詞 年月
都御史畢亨跋贈誥及臨終手書 成化

十一年

祝允明跋建炎第三書草 正德五年

知府林魁墓表 正德八年

第八卷

遺稿雜詠

大雪與同舍生飲大學初筮齋詩

律詩三十韻僅存二韻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綵酌別一章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季明游熏勝亭

有作三首
次韻同舍李冲夀夜坐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
奉議光明主簿虞章
彥嶲毋輓章二首
顥川二絶
次韻士縣惜别
次韻卲予可弾琴二首
與士縣遊金山翌日分袂二絶

題吳公輔菴
茶
送友人喪二絕
徐氏哀辭代作
七夕西江月詞
右少陽公之論諫凡七書還命一書荅論薦者二書就逮時慰家一人書詩稿二十有七章公之弟南有所譔行狀友人李猷有贖屍記

省臺有上論薦及死事劉子凡七欽宗御批一思陵諭命凡八哀挽題識凡四十有九宋史傳一編次首之以圖像狀者重人之思也前後論諫而間以勑劄者序其年也後雜詠於哀挽題識者見公之餘事也曰盡忠錄者用其舊也昔丞相綱之孫大有盡忠錄而獨存其序恐即是物也遂以名篇板行者

縣令申君為民之勸也太學孫思
和為鄉人之榮也思和初得建炎
第三書遺草嘗刻于石可以觀素
志矣公與歐陽德明同上書遇害
歐陽有飄然集後附公三書獨不
見其全今得次序之者亦次之志
也正德乙亥後四月晦後學鄞陳
次魯南記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總目終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録卷一

宋贈祕閣修撰陳公像



自贊此贊當自有布衣像也

生本假借誰識其真丹青所寫非吾精神天
地使我與物為春終當有歸高閣麒麟

行狀

弟右脩職郎處州錄事參軍南撰

公諱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也曾大父諱廣
大父諱恩齊考諱寰自五世以來以儒嗣其
業皆隱德不耀公生而性穎悟有氣局未冠
已如成人博學強記善屬文年十七朝廷以

三舍取士入學與諸生居十七年以上舍貢
于辟雍升太學在太學十五年屢以校定試
上舍俱不利人或誘以他道進公正色謂之
曰吾雖不才必欲取科第爲親榮君奈何以
是污我耶政和三年朝廷大作雅樂命太學
生五百人習之有司將按試於廷或謂事竟
且次第推賞時諸生及縉紳子弟多以夤緣
獲預者人〃有德色公時以齋長預焉一日
輙詣長貳白辭之長貳謂公曰樂成且官矣

人咸頓預而不可得公何遽辭焉曰寧有是
事萬一有之吾何以俛倖耶同舍生力挽之
卒不肯預有識者高之俄而奔先君喪以歸
哀毀成疾終三年不入妻室鄉黨稱其孝服
除復遊太學毅然有澄清之志每與士大夫
論其奸往〻怒髮衝冠見者為之竦立宣和
八年金人寇河北徽宗勸于勤淵聖皇帝即
位明日詔內外及士庶言時政得失公慨然
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涵養之地豈無應詔

者乎乃率在學數百人上書闕下首論蔡京
王黼等誤國奸狀乞正典刑以折虜氣淵聖
納其言然執政者營救之猶未遽出時金人
犯京城公在圍城中再上書反覆論京等罪
惡繼而臺諫亦論列京罪於是朝廷始畫黜
而誅之明年春淵聖方召五路兵以拒虜用
李綱种師道主其事而肉食者偷安畏懾欲
為城下之盟沮罷綱師道等京師俱罷兵虜
人乘不戒備恟々不自安公曰事急矣於是

夜復草書黎明合在學諸生伏闕下以進軍
民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淵聖悟即起二公
於廢籍中金人聞二公之復用也因遂解去
初公之與諸生伏闕軍民始相聚以觀俄至
數萬奈其書為奸人蔽塞不即通軍民因毀
闕前欄楯檛登聞鼓其不逞者憤宦官之前
為奸也乘勢鼓噪殺御藥朱拱之等至柔其
虜髮公止之雖甚力衆怒譁不聽有同舍生
前謂公曰事勢如此奈何盍且逃死乎公笑

曰君何言之謬耶吾去則君等戮矣顧君等何罪吾君自是頭已在地矣繼而綱師道出謂衆曰朝廷已復用我總兵矣衆皆識二公手采遂稍〻散去寔靖康元年三月初五日也於是用事者遂以脅持君父為名令太學官屏公出學已而王時雍輩又欲矯制盡殺太學生上書者賴開封府聶山力救得免淵聖復降内批付山曰前日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可令還學山同祭酒楊時出御筆

卒學官請公或曰君可去矣公曰吾家貧親
老欲由學校取科第今天子礼士如此吾何
舍學校去乎遂還學久之宰相吳敏請以官
命公寔欲寵之也公再上書力辭不受夏五
月因謁告歸省親公既欲以科舉進是歲秋
八月應鄉貢進士舉預薦未行奉親居里閈
甘旨之餘日與親舊把酒為樂酒後耳熱往
〻援筆賦詩以自適冬十月金人犯京城公
憂國步艱危至寢食俱廢繼聞京城陷乃北

向慟哭或中夜興起恨無死所明年夏五月
今上皇帝即位于南京改元大赦公聞之喜
而不寢謂所親曰吾今始有生意未幾有旨
召公於是知鎮江府延康殿大學士趙子崧
移文趣公行公聞命戒嚴行李或勸公無行
公曰新天子即大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
必聞天下之言也有君如此頂踵尚奚足惜
耶遂就道以棺自隨示不求生以害仁八月
十五日至行在所即具狀申尚書省不報寓

居神霄宮杜門不敢見賓客聞宰相汪伯彥
黃潛善議欲遷都建鄴京師人情日益不安
遂尚書乞罷潛善伯彥進用賢相又上書請
車駕早還京決策親征又論遷都於國家大
有利害者又不報公知事勢已不可回欲乞
歸田里待罪狀未及上私念之曰天子以忠
言召我若不以微罪行人必以畏禍而去遂
蔬食焚香草書再上之力論潛善伯彥等奸
書既上潛善以公言逼已廼與宦官康履謀

以他事奏請令應天府尹孟庾追取而殺之
盖康履方怒公在靖康初伏闕致軍民殺其
黨朱御藥輩而孟庾又王黼客也潛善伯彥
既有殺公意二憾在焉遂置極法公自赴召
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公雖以言忤
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徃〻
畧施行之方應天府追吏之來也公睡正熟
寤寐而見之乃徐起更衣索飯語吏曰朝廷
召我來未曾得見官家爾曹不可無礼容我

寫家書吏曰不敢遂就食々訖索紙作書區
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遒勁有顏柳遺法臨
刑神色不變既死面如生識與不識之人莫
不為之流涕隨行僕夫具棺以殮鄉士胡璹
為護其喪以歸建炎三年春車駕南幸臨安
大臣有以公死為言者上書驚悟即命贈承
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車駕回幸建
鄴道內鎮江叅知政事王綯為上言曰昔太
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

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上曰朕方深悔過之誠旌盡忠之事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贈錢五十萬紹興三年再貶南京用事大臣復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仍與兩資恩澤賜官田一十頃誥詞御筆云云初王綯既言公以忠死上即命賙其家官其子綯退而謂人曰以此見陳公之死非聖心也公被罪之日年四十二其配吳氏生二女方赴召時吳氏有娠一日晝

寢夢白蛇自身外逮其身驚而覺因語家人
家人皆恠之及計音至始知夢之日乃被罪
之日也遺腹後得男聚族而觀之且悲且喜
知公之後不絕名曰嗣宗二女長適忠翊郎
楊中和次適潘好謙右廸功郎處州麗水尉
皆以公恩澤故公之歿也祖母蔣氏卒繼母
吳氏年高而家益窶二女未及嫁公之配吳
氏而嗣宗尚在孩抱乃謀諸姑請于朝令南
受所賜有服親恩命哀慟者累日始公母蔡

氏懷公七月而生六歲而蔡氏卒鞠於吳氏
公事父母盡孝事祖母尤謹而吳氏視之如
已子繼生二子曰坦曰南兄弟友愛人不知
其異母焉公平日與朋友信其於鄉黨恂恂
然宗族姻婭皆得其歡心家雖貧而輕財重
義賙人之急雖質衣冠不靳也為文章不事
華靡命意立言必合風化有詩文百篇經兵
火多不存自少尚氣節有憤世嫉邪之忠當
宣和末群奸益用事公知其社稷必危嘗因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筵齋酒酣聯句為樂衆皆頹然不能落筆公獨為古詩云飛廉强攪朔風起朔風飄了酒中土雪花着地不肯消億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摭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為蒼生訟風伯天公倘信臣言怜世間開陽闔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酆都獄急使飛雪

作水流潺潺東方日出能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又為律詩三十韻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措意類如此在淵聖皇帝朝凡六上書今上皇帝臨御又三上書公初上書論蔡京王黼等太學人人言殊雖平日與共腹心者然亦忌禪蓋以數人者用事日久盤根錯節恐未易以言破也公乃曰公等未許我我當斷之於心於是閉門焚香危坐默自計曰書上而言幸

中設命我以官雖貴且顯吾不受設得罪以死吾不悔如是可也繼而諸生見公翕然願從而為終始紛紛矣俄而祭酒謝克家司業望之博士孫覿坐堂上克家曰聞迺率諸生伏闕奈何俱不敢荅至覿則曰太學何蓄盖所以稱於當世者獨以叱六館之士不從朱泚之亂而已未聞伏闕也上書何為公亦不荅即長揖而退二公訖無所發怒諸生又以是偉公故書中得達今往往皆流傳天下公

初自太學奔喪歸而先君已葬矣公以喪非
治命欲擇遷葬蔡氏合之志未遂而公被罪
以歿南後於縣之尚德鄉桐村之原得吉卜
焉以建炎三年十月十四日遷先君與蔡氏
合葬以成公之志而公之喪寔祔焉南重惟
不肖未為公立墓隧之碑今述公平生事列
于行狀以備史官採擇云

宋史列傳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儁聲俶儻負

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剏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

正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畱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請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又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朝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廸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為執政中外

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
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
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
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
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
廢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
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
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
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

動若非綱為陛下建立則乗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冝邦彥等謗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盡河北寔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朝廷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

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
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
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有慰
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撾壞之喧
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
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
學觀官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
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
用楊時為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

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
録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
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
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畱綱
而罷黄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
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
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
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
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

事潛善遷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甯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厠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廹頃之東具冠帶出别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

十有三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
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已意越
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
有服親二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
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
並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
頃按詔與行狀昔錢五十萬以文計也此云五百以貫計也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一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二

奏議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 宣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臣等聞自古帝皇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兇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晋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

息臣切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
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
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晋以遺闕段一又況
方此夷狄侮慢中國正欲收天下之心未天
下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悪
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竊為陛下先誅所謂
姦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
好悪所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
士莫不捐軀効死為陛下用於是賢才如八

元八凱者可舉而用矣夷狄何足患哉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勔之徒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太上方恭默聽斷起京閑散之地擢寘宰司京天資兇悖專權跋扈首為亂階陷害忠良進用憸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

偃蹇自肆無復忌憚包藏禍心寔有異志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太上聰明睿智洞照其姦姦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頃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嘗論其姦狀故此數人者為京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怨之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為相位至公傅驕柔曼之

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
至假應奉君上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珎貢盡
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
無饜姦贓狼藉經紳不齒覩其所為大抵效
京朔方之釁黼寔啟之是時童貫寔同其謀
貫本與京結為表裏因京借助遂握兵權至
為太師進封王爵左右指使官至承宣閤卒
厄人防團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然
貫寔庸謬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千萬隨

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朝兵失太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蓋嘗聞之邊人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為貫親隨厚賞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常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負繫焉貫身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以見敗衄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寔奏所獲首級增數

上聞祖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

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寔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何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衆稱隱相欲攬國家之柄又歸諸已欲使天下士大夫盡出其門端人正士往往望風疾走而避之亦有不幸而遭其點污者一時苟賤無耻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寔賴師成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為相

臣專東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
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〻
皆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
太上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
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擅權
乃敢僭擬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焉可
勝寒心頃歲李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
東京西威赫三路所在州郡掾堂廟坐使監
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進不

敢輒違臣等聞中間曾有人詣太上論列此
事是時師成適在上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
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遂致李彥凶燄
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當職官吏稍有違
忤即諷監司裙摭它故無辜送獄士大夫憤
鬱而死者往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蕩不
知其幾人愁嘆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
東河北止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剥克大
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清溪之寇寔由

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傷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靈何辜按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夤緣入仕交結閹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燄可炙出入禁闥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内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為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寔盡以入已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勾當

公事為名多挾官舟往来淮浙興販百端擾
動數路蔑視官吏僮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
於民四散遣人盡行搜括士庶之家一花一
一石墳墓之上一松一栢輙用黃紙緘題以
充進貢撤民屋廬剔民塚塋幽明受禍所在
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
迹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寔生其間必
作威福逼脅州縣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
而官吏申白者輙怒大詈以不奉上之名歸

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鑿
得而後已由是致人顛踣陷溺以隕其身者
不知其數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
動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
前後相繼誤我上皇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
賊滋起兵革不休遂致夷狄交侵危我社稷
太上哀痛情寔切至前日詔書一出觀者如
堵婦人孺子亦常流涕臣竊謂太上罪己之
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下疑惑盖

京等乎自収恩於已斂怨於上前此罪狀未白天下不無歸怨於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何以慰太上之心雪太上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而况今日之事王黼寔專其謀童貫寔專其任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寔費枝梧是致陛下新即寶位還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〻究其所由蔡京壞亂於外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結怨於二

虜遂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切謂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乾剛夫決斷自聖志擒此六賊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太上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未振兼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又養死士數百人自為之備若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于竄逐禍胎尚存則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甚

焉史有之曰去河北群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而况蔡京王黼童貫
蓋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
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
計弗得行天子臣子切齒刻骨有年于茲常
恨未得上方斬馬劒斷其腰領以告宗廟陛
下其忍不誅乎楊戩雖死願陛下亦勿赦此
賊發其家暴其骨以解天下之怨憤梁師成
乃王黼之應也黼之開邊師成寔有助焉朱

勔以奇技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
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勔建議北伐遂
有此除今胡方如此勔當如何乃有稍聞警
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勔父子遽先衆人欲
盡室東下計其情寔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
城所錢物去歲東金盜起米斗千錢兵民缺
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往淮浙買米
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太上詔罷西城所
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尚欲强占不肯

交割叉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如此尚復可容臣等願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信於今日傳云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戎狄背叛正為此六賊者起陛下其忍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赦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

於受禪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臣等竊聞道路之言曰蔡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為悖逆太上初立陛下為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耶此大不然者願陛下亟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顧決策親征以威醜虜彼雖跳梁不遜豈無一念契丹皆日澶淵之禍乎臣等竊謂親征之詔一出虜人心寒膽落矣議者或謂兵食未足

未可輕動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即位天下歸心今更誅此六賊以快其憤孰不效死為陛下用臣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豈不能捐軀報陛下耶況聞比日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皆一時忠勇精銳之士矣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已罷去而其財用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更若籍沒六賊及他宦官幸臣素冒錫予積聚貨財不知紀極者又何患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

社稷安危大計獻于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
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登聞檢院載上欽宗皇帝書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臣伏讀今月一日詔書自中外臣寮以至民
庶嘗許寔封直言得失臣幸遭不諱之朝遇
從諫如流之君正臣子知無不言之時也臣
竊知太上皇己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
父又童貫等輦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数
賊太遂引上迤逞南渡萬一果爾寔可寒心

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
需悉取給焉然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天下
貴驕之人往往動心京勔父子及童貫等黨
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
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
官率皆數賊門生若勔父子尤專江淮二浙
受
之勢良民害賊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豪強
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京父子平日善收私
恩近除發運使宋暎是京子攸妻黨京即委

曉占奪官舟載其家屬貫中前出討方冠市恩亦衆兼聞私養死士自為之備臣前日上書言六賊罪悪已嘗及此數罪大難掩公議弗容自知不免及怨朝廷寅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恐此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秉埶竊發振臂一呼群悪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文聞京勔父子欲歸於浙中恐歲月之久東南又有數郭藥師矣其為患豈夷狄比哉

此寔宗廟社稷莫大之計不敢默默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仍乞檢會臣前書一併行遣卻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又況天下之事禍福之機藏於細微辨之不早噬臍之悔何及臣願陛下無小不知也臣不自揆度以區區布衣之賤敢言及此罪不容誅臣俯伏以俟斧鉞

登聞檢院三十欽宗皇帝書 正月三十日

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學諸生等伏闕下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等六賊罪惡乞行誅戮又於今月初六日獨詣登聞檢院上書言京勔父子及貫等挾太上皇帝南去恐迤邐渡江假藉威勢遂生變亂乞追數賊復還闕下各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往侍上皇前後二書至今未蒙行遣雖聞王黼李彥已曾施行然罪大謫輕未厭公論京勔父子釋而不問縱之南

去師成尚在親容之地中外疑惑臣竊謂朝
廷方因夷狄之難未暇議此以故未敢再有
申陳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夷狄者況
夷狄之兵皆由群賊誤上書所致今又挾上
皇於危急之地臣豈敢尚爾默〻臣昨日聞
至南京不敢前邁復為數賊挾之而前公路
劫持則無所不至上皇飲食起居不得自如
數賊阻隔甚嚴除其黨與之外不容他人輒
得進見雖高俅被宣欲進亦復艱上行至泗

州又詐傳上皇御筆劄付高俅令只在本州
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橋而南以
超江浙其隨駕衛士盡為群賊斥之而回聞
方過橋之時衛士攀望上皇車駕失聲號慟
童貫遂令勝捷親兵挽弓射之衛士中矢而
踣自橋墜淮者凡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
道傍僅得一望見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
有所欲言者而群賊在側上皇氣塞聲咽不
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臣雖

至愚粗知忠孝傳聞此事不覺涕淚流臆為
陛下憤陛下父慈子孝天人之所共知上皇
今為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姦臣賊子一至於
此可勝寒心此臣所以汲汲為陛下言之也
蓋數賊之黨徧滿東南而上皇隨行之臣如
宇文粹中又是蔡京甥壻其弟虛中聞亦竄
而往蔡脩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
要害之地宋㬇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漕專
數路金穀斂散之權童貫有親隨勝捷之精

兵朱勔有一綁附己之衆悪皆平時陰結以
為備者一旦南渡即恐振臂乗勢竊發控持
大江之險奄有沃壤之饒東南千百郡縣必
非朝廷有是將傾陷陛下父子使之離間非
特聖孝之養但奉晨昏而其事必有至難言
者臣竊謂今日之勢夷狄作所患所可深患
而圖之不可少緩者正謂此爾陛下何尚不
忍於此也臣知之矣必是梁師成陰有營救
致陛下未得奮發英斷臣請申言師成之悪

臣每得之縉紳之言曰師成為人真是憸佞
自其容貌親之似不能言者而稽察其裏陰
險禍賊最為可畏盜我儒名外示廉靖其寔
招權怙勢侵我綱紀上皇每進用一宰相大
臣秉以及侍從之官師成必収其功以歸諸己
故宰相大臣秉持國政必惟師成之命是從
王黼事之不啻父兄蔡京父子趨事不暇師
成氣燄傾聳朝路賢士大夫莫敢側目至如
文章之事責在詞臣朝廷典誥各自有體師

成必欲其文悉如已格或一背違輙行譴斥
國家取士至公之選無如科舉士大夫所恃
以自異者無如及第出身人主所籠絡天下
英俊以求將相者正在於此而師成乃薦其
門吏使臣儲宏兩次特赴廷試賜第唱名宏
自登第之後依前使充使臣之役即是天子
臨軒策士止可充師成趨走執役之吏爾非
特以左右奴僕玷辱士類又所以輕侮朝廷
選舉之法宣和六年春上皇親策進士八百

餘人皆以獻頌上書為名特赴廷試率多師
成之力盡是富商豪子先曾進納及非泛補
受官職士大夫不齒之人或白身不足以應
進士舉者聞每名獻師成錢七八千緡師成
便與奏請特赴廷試之命師成所薦既衆即
又轉令張補等將上其他權幸遂相効以貫
利師成寔啟之每遇賜第唱名之日師成必
在上側臨時奏請妄有升降以害公道在廷
之士往々解躰國家選舉之法為師成壞亂

幾至掃地此事縉紳士大夫上至朝廷之所
共知第畏師成不敢言爾師成平日受四方
監司郡守以下餽遺不計其數又創置北司
以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局擅建官吏贍立
工徒以進市井游手無頼之輩濫恩横賜糜
費百端京師土木之工窮奢極侈往往師成
寔重其事因而偷盗官錢不知紀極儻不察
其所為而感其足恭詐偽必以為真能廉靖
者此所謂以直濟佞以廉濟貪大佞似聖大

詐似忠者也臣又聞師成在内朝善觀上意所向隨向隨轉每以其性取之夤緣為姦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柄正如美酒好色浸滛害人而人常躭嗜無厭不覺遭其害也臣恐師成今在陛下左右浸潤彌縫無所不至陛下離明獨照洞察其奸必不為其所惑然師成與貫結為姻家京黼勔彦又其積年之朋黨盤根錯節牢不可解師成不去同惡尚存深念陛下威福之柄未免竊弄於此人之手

群賊等輩倚為奥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以慰太上之心胡可得為乱数賊罪悪貫盈陛下素所備知不待臣區〻之說臣前書所陳已可槩見臣更請以此日所聞為陛下言之前此上皇傳位陛下蓋其聖志素定非臨時倉卒之謀惟此数賊寔嘗撓之而蔡攸者沮遏尤力頼上皇聖明獨斷志莫之奪賛襄之力吳敏有焉陛下謙遜之際聞数賊容請鄆王皆来至殿上而師成寔為謀始

此〻安在此至事定自知失計乃爭言曰太上之志我寔成之吳敏之策我寔授之定策之功我寔有之人臣要君莫此為甚天下共知數賊之心久欲不利於陛下方陛下在東宮之時各懷異意欲伺間隙於是楊戩亦同其謀臣前書已略言之矣又見比年都城婦女首飾衣服之上多以韻字為飾甚至男女衣着幣帛往〻織成此字皆是師成倡為讖語以撼國本群賊和之更相夸尚以動天下

之心忠臣義士切齒刻骨非一日也迨今傳位之次復肆姦謀其謀弗成乃欲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始終陰慝有如此者又况蔡京久祀上皇素有異心童貫蔡攸近為虜賊結為內應欲分我中國而王之反狀敗露遂即逃遁朱勔父子勢傾江淛已二十年矣今此數賊同扶上皇而去亦恐素志勿悛未必肯利於上皇也萬一禍有不測而梁師成復從中起陛下將何以處之願亟圖之無使茲曼難

闇也臣竊以今日夷狄恣行侵侮而我上皇哀痛罪己至避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又親近用事之人不問有罪無罪率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為君分謗也豈有其君痛自罪己而一時巨臣偃然自若略不知悔則前日之事咎將誰執矧今夷狄之釁寔自數賊啟之不知陛下何憚不誅而縱其遠適使之幸免耶或尚使之出入禁闥而無所忌憚耶江淛之變蕭墻之禍不可不慮陛下若欲正厥典

刑當自梁師成始不然則朝廷之上動輒掣肘事未可圖也臣願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為無足采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陛下姑試行之仍願陛下速降德音待上皇行在告諭應隨行軍兵錫以厚賞各使悉心協力衛護上皇車駕亦乞亟命宰臣恭賫陛下親筆奏請往迎上皇早還京師庶使不負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之志陛下復全父慈子孝之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為此書而或見

譙曰上方以夷為患予獨不能獻一謀策以為上計而乃汲汲於前日之事毋乃不知前後緩急乎臣應之曰此大不然者夷狄之患止於手足群賊之患寔在腹心腹心疾去元手自全手足浮痾豈能為害今夷狄所欲大則土彊小則玉帛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土彊得之甚艱寧忍棄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寧不鑒之城下之盟不足守也豈不知之千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今賊襲我越數千

里其亡必矣尚何疑之師克在和不在衆同心同德和之至也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將相大臣孰不從之陛下淵默雷聲乃赫斯怒奮發英武以殄醜虜又何難焉此在睿謨必有以處之如臣書生豈敢妄議臣書所陳必欲先誅六賊者事繫陛下父子天性之重宗社生靈莫大之計臣謂今日之事惟斷乃成當斷不斷反為其亂幸陛下晉神孝濆天威罪當萬死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伏闕上欽宗皇帝書二月五日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媢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也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

廸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援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為邦彥等擠陷蓋綱起自廢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

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
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
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豈足為辱
况視袪示强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
事之臣乃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
幸茲豈誠為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
有驚急欲自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
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為大臣不能以一
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

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閧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群臣勸陛下他幸期中外汹汹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群議斷自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

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群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寔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遹有變亂之虞慄

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廼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真欲請和則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幾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

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
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
切而邦彥等乃得藉目以沮成謀遂致李綱
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
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為虜擒矣則是陛下罷
廢李綱非持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
聞朝廷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
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
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

寔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寔河北之根本
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
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都九經藝祖
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
盖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今
棄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
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
自真宗仁宗朝以来北虜盖有割地之請矣
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

不肯與之聖〻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
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即政之初
邦彥等便欲棄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
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
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否竊
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
既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
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
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

而眞宗社耶又况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
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
邦彥等忍棄之耶其意不過欲舒目前之急
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
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
失衆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
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
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急之言以恐陛下
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見

挍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廸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群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翌日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覿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與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為陛下發一言以明

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
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為孤立而邦彥等
自為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
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
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白
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為
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
為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
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

日邊報所至幸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
未當遷徙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
大臣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
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
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
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
引兵數十萬以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
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
加罪乎若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

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曰邦彥等譖謗之故遷廢斥之無乃遭其愚矣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為異議所沮昔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主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憲宗曰

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
兵耶但論師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
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
而請裴度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
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
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
主正在於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顧
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
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

臣等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
相之想吳敏耿南仲不肯與綱李共事更願
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之左右而閫
外之事盡付种師道寔專之內外將相之臣
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為於天下矣臣
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等
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
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俱存亡在陛
用下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

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
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耆老百姓
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
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
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
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太臣罪當萬死干冒
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録卷二

#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録卷三

詔勅書劄

少宰吳敏乞用陳東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二日

靖康元年四月初二日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明忠義上用賢之請陛下虛己盡下或即聽其言剛克沉潛或久乃施用東之勸奬今始其時臣愚欲望聖慈録東忠誠遂加官使諷厲在位取進止

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劄子 四月八日

臣竊謂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
諸生皆上封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
如張柄雷觀是也雖古者聽納之君如堯舜
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切有疑焉以謂陳東
之書遠勝雷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
惟諸生不平柄與觀思亦厚矣臣竊思之陛
下必謂陳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
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忠義感
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諍之不

謂是日百姓亦来臣詢及諸生皆曰方邦彥退朝百姓皆斥罵東與諸生力遏之繼而百姓諠譁東皇恐憂懼面若死灰遷欲退而百姓遮擁東出不得然則東豈有率百姓為亂哉東非學問淹該喜論天下事亦少忠義奮發之士也陛下善用之於朝必能為議者臣謂東書深詆李邦彥而大臣有蔽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人大臣以私意阻之也安能免人之言亂臣願陛

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
之心寔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
默〻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省劄
靖康元年四月初九日奉
皇帝御批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勅賜
廸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
辭誥命上皇帝書 四月十六日
臣於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一道賜臣廸

功郎同進士出身臣不敢叨冒恩命謹以具狀繳申尚書省乞敷奏追還成命者契勘臣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誅姦臣蔡京等六賊又於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撿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帝南幸申言六賊之姦又於二月初五日載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錄用李綱并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民不期而會不謀而同者十餘萬衆扣閽號呼驚動九

重論臣之罪自當誅戮陛下仁聖赦其萬死
在臣之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粗知忠孝分
義豈敢復萌一毫私心以希朝廷恩賞今來
遽被寵命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出自科
舉肄業鄉校十有一年貢至辟雍升入太學
又十五年矣臣未嘗不欲仕也愚不由其 闕
一段之家或因父祖官至使相子孫遂補文資
多方結託求賜出身及一時權幸叨冒官爵
之人初未嘗知書而識字亦自有數自知名

位穹崇不厭公論率多干求出身之賜如此
之類溷濁縉紳躐等妄作衆心不平臣每遇
此輩心甚蔑之竊謂一旦官曹澄清真可付
之一笑臣正月三十日檢院上書已又其大
畧方欲再有申陳欲朝廷以惜名器清流品
為先務而前日一切濫冒進者盡乞改正追
奪然後已臣今豈敢躬自蹈之而於學校科
舉之外妄受官邪況臣伏闕上書豈是得已
之事〻干宗社大計勢危情廹急欲上聞意

謂天子深居九重之中堂下千里門庭萬里
已是隔絶況登聞檢院等處去門庭又遠者
則常布罔蔽之言豈能遽達乎臣等諸生竊
計議之咸謂叫號帝閽庶可即達此去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今年二月初五日臣等兩伏
於闕下也十二月二十七日所言奸臣蔡京
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夷狄侮
慢中國上皇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遺
北虜之憂事至於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諸生

謂陛下即位之初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
况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
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賞
罰明而國威立則在位之臣必能悉心叶力
助陛下大有為於天下誰敢懷姦誤國如京
等耶夷狄聞之必望風遠遁矣此臣等伏闕
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李邦彥等而
復晉李綱盡於初四日早聞李綱罷而軍
民怨憤洶洶可畏臣等深恐不測之變瞬息

竊發竊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為
陛下言者故乞亟復用李綱以安軍民之心
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
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于宗社大計奮
不顧身為陛下言之豈敢於此僥倖官爵況
十二月二十七日六賊者正在朝廷二月五
日邦彥等六七輩亦方用事臣等以布衣一
介觸忤權貴命如綴旒兼王時雍攜開封府
劊子數人及兵士持器械者數十人至闕下

意欲便誅臣等又王宗瀍亦欲以殿前兵之
殺之臣等知有宗社耳知有陛下耳曾何此
之卹是日若非陛下親降詔旨命大臣遣中
使宣諭臣等則臣等皆即死於二人手矣臣
若覬覦恩賞豈敢力抵秉政用事之人而致
身於斧鑕之間乎王時雍當時在闕下宣言
謂臣等以布衣劫天子臣今爵受命則是當
時合衆以要陛下果中時雍之言萬一朝廷
或聽時雍之說臣等死有餘罪兼宗瀍時雍

各嘗出榜學門指伏闕上書為意欲作亂一
曰當行軍法二曰當致極刑又時雍受李梲
之屬欲根治諸生皆置于法蓋聞喻其鄉人
之在學者使之逃避乃差下捉事人數百輩
欲掩不備盡執諸生誅之若非陛下急賜止
絕臣等諸生幾無噍類宗澤時雍又日遣人
在太學察視諸生動靜至今不絕使一學之
士惴惴然不得游息於其間二人各騁私忿
如此安知陛下之待諸生正大爾也臣又嘗

見尚書省榜示吳敏劉子申雪李邦彥之冤
謂邦彥主和議用李鄴以成功乃引高欽事
陷臣等於叛逆之域臣等本欲以忠義報國
而乃為敏時雍等歸以惡名臣等諸生日夜
憂怛苟不能湔洗此名則萬世之後不免得
罪於名教臣豈宜更因此以受官爵不知朝
廷當時待臣等如此今乃遽欲加臣以官何
舉措不審如是耶臣又聞近日大臣與李綱
論事不合乃指臣等當時伏闕與綱結託臣

等諸生傳聞此說不勝駭嘆綢於臣等何有
兼一日之間十餘萬衆豈人力所能遽集此
固不敢以口舌辯也然臣獨怪今大臣往〻
皆陛下所倚信陛下興衰撥亂宵旰不遑之
際正當愛惜寸陰若救焚拯溺然頃刻不宜
少懈今乃上恬下嬉猶多暇日反汲〻薦臣
以官臣之官與不官何預國之緩急臣願大
臣緩其所緩急其急所同心同德勤勞國家
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以成中興之功臣謂

今日之所急者退小人進君子修政事攘夷狄今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甚修而夷狄未易攘也方今天下事無大小罔不蠱弊正須振頹綱起廢事刮磨整齊之然後可奈何猶坐視而不救乎臣知之矣其大患有二焉陛下不斷大臣懷私此方今之大患也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威不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也公道不行則雖有伊尹

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觀也已臣何以知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尚逭典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悪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下之憤自崇寧以来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天下窺伺神器動揺國本天下共忿之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論列京罪章数十上兼近日言者備䟽蔡氏父子之悪衆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殛之臣以是知陛下之不斷也臣亦

知陛下非不欲誅殛之也所以未能斷然不
疑者豈朝廷之上有為之營救者乎今大臣
率多蔡氏之黨往往傳位牽合以蔽蔡氏之
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大臣如此陛下
當每有以察之勿以其有可錄之功而遂忘
其所可疑之言臣若見之當面折之曰陛下
方欲大明誅賞彰善癉惡以成中興之功宰
執大臣各當赤心以助陛下何苦懷一蔡氏
害國大計耶不過以謂昔致身於此卯而翼

之蔡氏之恩不可忘也抑嘗回首思之乎蔡氏所以恩我者朝廷之官爵耳今不負蔡氏即負朝廷二者必有一焉與其負其朝廷寧若負蔡氏況於蔡氏何負之有傳曰大義滅親古者人臣之用心也苟事於天下國家雖父子不敢相隱故舜殛鯀而禹不敢致一言之救石碏亦不敢輒私其子慝也況朋黨乎臣等書生前此上書無慮千百輩其間豈無蔡氏鄉黨親戚故舊然公議所在不敢私也

何宰執大臣乃欲懷私害公黨奸臣而忘君父乎陛下在東宮時固已備知其罪不待人之言也臣請譎臣包藏禍心不可遽測者陳其一二臣謹按蔡京用事每有異志盖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来訴于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嚮帝都者素號朝天門東乃令更名曰朝京欲為天下朝己之議創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為退送意謂送者宋也欲為退宋之識甚者建四輔以

分天子之兵置三衛以弱天子之勢託祝聖
而植臨平之山假利兵民而決興化之水動
皆不執致任俁之告變而繆為心疾受孟烱
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直以妖術附之張大
臣竊議其惡前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具
存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於複道曲
河相通宮禁脅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
公主郡主縣主為帝姬宗姬族姬此其用意
尤章〻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出京

乃天子之女悉從已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為范寥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共係言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尹林攄御史中丞余深寔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為掩覆凡文款及京者必令焚毀京遂幸免其後攄深驟遷宰執皆京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欲掩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已之言愚弄朝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楚客之心使其得

遂厥志以為王黼無疑幸宗社之福其志弗
遂耳京兄弟被遇三朝崇寧間京為宰相卞
為元樞弟兄專將相之權國朝以来所不許
也京之凶燄可畏當時無敢言者京父祖子
孫坐享高爵厚禄僥冒恩寵二十餘年義當
子子孫孫捐軀報國前日邊報警急適在陛
下即位之初北顧驚擾不勝宗社之憂蔡京
蔡攸乃與童貫朱勔等盡望家属強挾上皇
南去使陛下父子離隔晨昏之念日軫聖懷

蔡氏父祖子孫不下數十人無一二晉者曾
有一毫事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上皇為名
乃獨晉拱州已無心於上皇矣臣灼見京晉
拱州甚不徒然意欲穩坐中間伺兩宮之安
危然後自為之地也萬一陛下當時果從群
臣之議決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為賊用
京固知夷虜醜類必不能久有中原賊去之
後必秉勢據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以償其
素志與其子孫朋黨內外遠近更相應援陛

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若或上皇渡江
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
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奸計每每　聞京前
在拱日夕飲宴聲不樂絕比至謫往西都則
帯花飲酒猖徉市城偃蹇自若是曾以君父
朝廷為意乎陛下謂不誅之可乎蔡攸之罪
尤不可容者攸之為人驕淫很傲在家則無
禮於其親在朝無禮於其君不忠不孝天下
嚮聞閨門淫穢侵不可道招權怙勢侵亂朝

政燕山之後闕

知海州洪擬乞召用劉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臣伏見前太學生陳東風度曠夷文釆贍蔚自其少時已屬名節其心事犖犖與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倦游空之專務趍人之急朋游往往附之頃遭年變慷慨論事務引大體前後數萬言明白切至其後東所言畧施行朝廷命以官陳東義甚高懇辭弗受士論韙器今退伏窮巷淑

水奉親俛首鄉舉澹然不撓未易以滌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蓄積必能抗義率志以徇國家之急臣與之同里行為志年交知之最詳恭被詔旨令薦士所不敢隱默輒以充賦取進止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鄉書

七月七日太學生丹陽陳東謹再拜奉提舉監丞朝議閣下即日秋暑伏惟撫部多暇尊候起居百福柬伏蒙特遣急足遠賜書翰并

示到照牒一道舉東應詔付行在所仍給會子一紙計錢一百千助東路費并差兵士三人隨行東恐懼莫知所措東白屋一介之賤老倒粗踈涉世迂闊生四十年矣未嘗脩進謁之議以干公卿大夫頃在大學為諸生時閤下佐官水衡東適有鄉人校館閤下寅緣邂逅獲一望羊釆然恨未足少款以露心腑豈意誤聽以東姓名點汚薦墨乃取東徃歲獻書之故此猶非敢當者東不肖無状暗於

自揆逢時艱難輙有所論列狂妄之罪理合
誅夷仰賴天子聖仁赦其萬死已是大幸豈
敢更有他望乱向者少宰吴公嘗以區〻亦
請于上命之以官東於是循墻走避上章抗
辭至于數四僅乃獲請朝廷盖哀其誠而諒
其無他也今豈敢復望以知受此於有位以
徼倖進身耶閣下之意則厚矣閣下無乃過
乎昔孟子所謂近臣遠臣觀其所主所為主
則賢否可知矣東豈敢貪冒公舉以累閣下

之賢乎不敢不敢所有照牒錢券謹具別狀
投連粘封授来价繳納伏望提舉監丞朝議
閣下亦哀其誠而諒其無他而俯從之幸甚
未有參見之期伏祝為國保重不宣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書
子崧謹再拜致書于陳公先輩執事子崧去
年在淮寧間聞公抗章論事士大夫推重今
年城中群奸誤國坐致傾覆二帝北狩六宮
九族盡隨以遷稽首賊臣再三而不知耻既

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伏節死難之義疾首
痛心何所逮返于崧適至輔郡蒙主士召至
帥幕又付以東南道節制竭力赴難歃血為
盟以厲于衆及成之日邦昌以書見告返正
甚確子崧得旨赴行所在遂奉中興見士大
夫日望左右召命以濟艱難昨日迹到指揮
甚愜公論而子崧偶被守臣議當劾駕切聞
公有遯避之意何時而避耶昔韓退之移李
渤書言之盡矣萬一左右必須未起朝廷遷

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況主聖臣直欲大有為之時幸無多辭亟赴夕席不勝至願謹布腹心不宣

答趙子崧書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于判府安撫延康閣下自閣下〻車以來東村野跧伏曾未遑修進謁之儀一展桑梓之敬懈怠之罪複何所逃方此恐懼忽蒙專价吏頌示公牒併賜之書東拜命感激愧無以當伏

念東生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讀書
晨通大義不甚解也於時事一無所長惟愛
君憂國之志憤世嫉邪之志出於天性不可
強而奪年十七八先君子命事科舉游學校
欲令以官學起家自初至今二十五六年矣
東謹守嚴訓蹉跎潦倒不悔也宣和七年冬
孝慈淵聖皇帝登寶位時方強虜犯順朝廷
艱危宗社之勢甚如累卵東在太學爲諸生
親覩國難不勝切齒刻骨盡其所以致禍之

端深知備見抑鬱於胸中有自矣於是合在
學生千百章扣閽一吐之覬裨新政之萬一
狂妄之罪至於再三理合誅夷賴國恩寬大
赦其大死朝既又命之以官東皇恐失措循
墻走避辭章屢貢僅乃獲免旋即告歸桑梓
之下負米奉祭養為世幸民已是過望尚復
何求日夕北面祈嚮國威大振狂虜殄滅側
耳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庶幾復見
大平不意朝奸稔惡縱敵為患遂至大變使

我兩宮蒙塵九日死殆金枝玉葉墮落虜營
奸逆秉勢僣竊大寶天下忠臣孝子疾首痛
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
然世〻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
粗知忠孝豈忍坐視君父之屢辱而安寢甘
食乎號天叫地恨無死所幸新天子龍飛社
稷復歸我宋天下之人獲再覩天日之光矣
柰何二聖未有回鑾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
憂苟有血氣之屬孰不願捐軀頂踵為國復

恥如東之愚何足以為策引領朔風泣血而
已豈謂仄席首及微賤閣下布宣德意敦諭
諄複柬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難之義不可
得矣當卜日　闕下少効愚衷圖報萬一
區〻非毫楮可具旦夕俯伏堦墀諸容面陳
不宣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三